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九十八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詩一

古詩

今存三百五篇

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卜子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

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墨翟曰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

荀卿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司馬遷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又曰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

爲作也

劉歆曰詩以言情情者性之符也

詩含神霧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刻之玉版藏之金府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　又曰詩者持也在於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諷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

詩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卯酉之際爲革政午亥之際爲革命

詩氾歷樞曰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　又曰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

春秋演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即六義也

春秋説題辭曰詩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也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憺爲心思慮爲志故詩之

為言志也

班固曰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翼奉曰詩有五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孟康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隂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

鄭康成曰詩者承也政善則下民承而讃咏之政惡

則諷刺之

劉熙曰詩之也志之所之也興物而作謂之興敷布其義謂之賦事類相似謂之比言王政事謂之雅稱頌成功謂之頌隨作者之志而別名之者也

張揖曰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

按揖之言以一篇爲一人

周續之曰風雅體同而由我化物則謂之風物由我正則謂之雅考之禮教其歸不殊也

梁簡文帝曰詩者思也辭也發慮在心謂之思言見其懷抱者也在辭爲詩在樂爲歌其本一也

隋書經籍志曰夏殷以上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劉克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緒武王克平殷亂成王周公化致太平誦美盛德踵武相繼幽厲板蕩怨刺並興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摯次而錄之孔子删詩上采商下取魯凡三百篇

按如隋志所云則二南之始關雎雅始鹿鳴

文王頌始清廟皆魯太師次而錄之者故論

語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是也

孔頴達曰經傳所引諸詩見存者多亡失者少不容

孔子十去其九

李行修曰夫詩者其辭主文譎諫而不訐其教温柔

敦厚而不愚仲尼采之合三百五篇善者全而用不

善者全而去

成伯瑜曰詩者四國所陳臣下所獻出自百家辭生

鄙俚豈能盡善若不刋正無裨國風文遭暴秦並爲煨燼而詩同樂章布於人口三百之外惟亡六篇比諸典籍未爲殘滅　又曰詩有四始始者正詩也謂之正始周召二南國風之正始鹿鳴至菁菁者莪爲小雅之正始文王受命至卷阿爲大雅之正始清廟至般爲頌之正始

李清臣曰國風雅頌美刺之義不甚相絶而分别若此或曰太師分之或曰孔子分之是皆未爲知詩夫

詩者古人樂曲故可以歌可以被於金石鐘鼓之節其聲之曲折其氣之高下詩人作之之始固已爲風爲小雅爲大雅爲頌風之聲不可以入雅雅之聲不可以入頌不待太師與孔子而後分也太師知其聲孔子知其義爾亦猶今之樂曲有小有大聲之不同而辭之不相入亦作者爲之後來者所不能易也

歐陽修曰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也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

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唐棣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爲遠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删其章也衣錦尚絅文之著也邶鄘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夫子謂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删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此小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之一字爲意之害故句删其字也

周子醇曰孔子删詩有全篇删者驪駒是也有删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

有删一句者素以爲絢兮是也
劉安世曰孔子時詩今不可得而見之且以論語考之今碩人之詩無素以爲絢兮一句則知孔子時詩亡矣
鄭樵曰上下千餘年詩纔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皆商周人所作夫子併得之於魯太師編而録之非有意於删也删詩之說漢儒倡之
陳鵬飛曰春秋之亡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

唐仲友曰周之興也由召南而周南由周南而雅由雅而頌其衰也頌息於南征之後雅變於監謗之際風降於東遷之餘道之汙隆可具見矣羣叔之流言風猶將變而況於雅乎洛邑之遷頌未可遽復故風猶可正而進於雅也雅在則春秋可以無作奈何變而遂至於亡也　又曰其風肆好穆如清風大雅亦有風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周南已有雅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變風猶有頌采蘩賦之屬也螽斯比之屬

也關雎興之屬也有賦比興以爲風亦有以爲雅頌一篇而一義者有之鶴鳴專於興也其意達於風矣有一句而二義者王室如燬比而雅也

朱子曰人言夫子刪詩看來只是采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只是刋定而已　又曰當時史官收詩時已各有編次但經孔子時已經散失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見得刪與不刪

戴埴曰詩篇名之例不一關雎葛覃之類取其首章

權輿騶虞之類取其末章召旻韓奕之類取一章之義合而成文氓丰蕩緜之類取章中一事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則取章中一句惟雨無正酌賚於詩亦無取亦有例同而名異者緜緜瓜瓞與緜緜葛藟同一取緜緜之義一以葛藟爲名緜蠻黄鳥與交交黄鳥同一取緜蠻之義一以黄鳥爲名　又曰風雅之正變以治言自邶至曹治固多變太王治豳風化所基亦何言變風節南山至魚藻治固變矣六月車攻

斯干諸詩何以言變小雅民勞至桑柔治固變矣崧高韓奕烝民江漢諸詩何以言變大雅周禮籥章歌豳詩豳雅豳頌謂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則豳何以有雅謂美盛德告成功則豳何以有頌然則求詩於詩不若求詩於樂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及言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以樂正詩則風雅與頌以聲而別樂有正聲必有變聲故國風十五國之歌歌之正爲正風歌之變爲變風采風者以聲

別之其於雅亦然瞽誦工歌既別其聲之正變復析
爲小雅大雅以雅音之大者爲大樂章大燕享用之
雅音之小者爲小樂章小燕享用之以言乎頌周之
頌簡商魯之頌繁周頌敬懼而謙恭商魯頌侈麗而
夸大然其音茍合何往非頌人不以詩求詩而以樂
求詩始知風雅之正變小大與三頌之殊塗而同歸
矣今之樂章至不足道猶有正調轉調大曲小曲之
異風雅頌既被之絃歌播之金石安得不別其聲之

小大正變哉

葉適曰史記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取三百五篇孔安國亦言刪詩爲三百篇按周詩及諸侯用爲樂章今載於左氏傳者皆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逸詩殊少矣疑不待孔子而後刪十取一也又論語稱詩三百本謂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自刪者言之然則詩不因孔氏而後刪矣　又曰周以詩爲教置學立師諸侯之風陳於太師其所去取皆當時朝廷之意故匪

風之思周道下泉之思治簡兮之思西方美人皆自周言之也孔子生數百年後無位於王朝而以一代所教之詩刪落高下十不存一爲皆出其手豈非學者之隨聲承誤失於考訂而然乎　又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頌則是以天子之命列於頌也非孔子之所能裁定也　又曰詩三百篇孔子舉其在者也後人謂孔子自刪爲三百篇大妄也　又曰言詩者自邶鄘而下皆目爲變風其正者二南而已

然季札觀樂論詩未嘗及變孔子教小子以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亦未嘗及變夫言者之旨其發也殊要以歸於正爾美而非諂刺而非訐怨而非憤哀樂而非私何不正之有後之學詩者不極其志之所至而以正變强分之則有蔽而無獲矣

章如愚曰王之風非貶王也體本風也魯之頌非褒魯也體本頌也詩體有風雅頌之殊非雅重於風頌高於雅也

羅壁曰詩名之説或謂國史或謂子夏毛萇而書金縢云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則詩名乃作者自定至分為風雅頌説者謂始於孔子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然吳季札聘魯魯太師已為札歌風歌雅歌頌矣魯頌駉詩序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史記微子過殷墟而作雅觀此則雅頌亦作者自别也

王應麟曰逸詩篇名若貍首驪駒祈招轡之柔矣皆

有其辭惟采薺河水新宮茅鴟鳩飛無辭或謂河水沔水也新宮斯干也鳩飛小宛也韓詩外傳引逸詩尤多其孔筆所刪與

劉汲曰三百篇什無定章章無定句句無定字字無定音大小長短險易輕重惟意所適雖役夫室妾悲憤感激之語與聖賢相雜而無愧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蘓天爵曰太史公云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

三百一十一篇是則秦火之餘詩亦為完書矣而凡經傳所引逸詩是皆孔子所删二千七百餘篇之文乎今考之孔子之言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未嘗言删詩也至趙氏孟子題辭始有删詩之説而晉世所傳孔氏書序亦言删詩為三百篇皆出太史公之後夫以周之列國若滕薛許蔡邾莒其與陳魏曹檜地醜德齊而獨無一詩之存何也將有其詩而夫子

刪之與當季札之聘魯請觀周樂於時夫子未刪詩也自雅頌之外其十五國風盡歌之今三百篇及曾人所存無加損也其謂夫子刪詩其可信乎
朱右曰古詩三百篇以風雅頌爲三經賦比興爲三緯
盧格曰史記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取三百五篇孔頴達以爲未可信按王制天子五年一廵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西周盛時環海内而封者千八百國使

各陳一詩亦千八百篇矣今載於經者惟邶鄘衛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十一國皆春秋時詩其他亦無所錄孟子詩亡之論其有慨於此乎

黄淳耀曰孔子有正樂之功而無删詩之事蓋删詩者漢儒之說也

汪琬曰删詩之説昉於史遷其言不可據依

按孔子删詩之説倡自司馬子長歴代儒生莫敢異議惟朱子謂經孔子重新整理未見

得删與不删又謂孔子不曾删去只是刋定而已水心葉氏亦謂詩不因孔子而删誠千古卓見也鄭漁仲藕伯修亦嘗疑之近時嘉定陶菴黄氏亦謂孔子有正樂之功而無删詩之事愚心韙之竊以詩者掌之王朝班之侯服小學大學之所諷誦冬夏之所教莫之有異故盟會聘問燕享列國之大夫賦詩見志不盡操其土風使孔子以一人之見取而

删之王朝列國之臣其孰信而從之者且如行以肆夏趨以采齊樂師所教之樂儀也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删之俾堂上有儀而門外無儀何也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蘩為節士以采蘋為節今大小戴記載有貍首之辭未嘗與禮義悖而孔子於騶虞采蘩采蘋則存之於貍首獨去之俾王與大夫士有節而諸侯無節又

何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而孔子於鹿鳴則存之於新宮則去之俾歌有詩而管無詩又何也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者故九夏掌於鐘師而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鄉飲酒之禮賓出奏陔鄉射之禮賓興奏陔大射之儀公升卽席奏肆賓醉奏陔公入驁此又何不可施於

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禮廢而樂缺又何也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殷人乃反以先世之所校歸祀其祖者刪其七篇而止存其五又何也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詩之合乎禮義者莫此若矣孔子既善其義而又刪之又何也且詩至於三千篇則輶軒之所采定不止於十三國矣而

季札觀樂於魯所歌風詩無出十三國之外者又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屬刪後之言況多至三千樂師矇叟安能遍爲諷誦竊疑當日掌之王朝班之侯服者亦止於三百餘篇而已至歐陽子謂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此又不然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惟其詩

孔子未嘗刪故爲弟子雅言之也詩曰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惟其詩孔子亦未嘗刪故子思子舉而述之也詩云誰能秉國成今本無能字猶夫殷鑒不遠在于夏后之世今本無于字非孔子去之也流傳既久偶脫去爾昔者子夏親受詩於孔子矣其稱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惟其句孔子亦未嘗刪故子夏所受之詩存其辭以相質而孔

子亟許其可與言詩初未以素絢之語有害
於義而斥之也由是觀之詩之逸也非孔子
刪之可信已然則詩何以逸也曰一則秦火
之後竹帛無存而口誦者偶遺忘也一則作
者章句長短不齊而後之爲章句之學者必
比而齊之於句之從出者去之故也一則樂
師矇叟止記其音節而亡其辭竇公之於樂
惟記周官大司樂一篇而其餘不知制氏則

僅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樂章之所缺獨多也噫哀周之際禮不期於壞而壞樂不期於崩而崩孔子方憂其放失而考求之不暇又豈忍刪去之乎且夫采齊新宮貍首繁遏渠九夏暨笙詩六篇商頌七篇皆先王著於禮而被於樂者信如子長之言則刪自孔子禮壞樂崩是誰之過與愚有以斷其必不然矣

經義考卷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九十九至一百一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憨意誠

經義考卷九十九

翰林院檢討朱彛尊撰

詩二

卜子商詩序

唐志二卷

存

後漢書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

廼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

沈重曰按鄭詩譜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隋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

陸德明曰孔子最先删詩以授於子夏子夏遂作序焉口以相傳未有章句　又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大序此以下則小序也

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

孔頴達曰詩三百一十一篇子夏作序

韓愈曰子夏不序詩

成伯瑜曰學者以詩大小序皆子夏所作未能無惑如關雎之序首尾相結冠束二南故昭明太子亦云大序是子夏全制編入文什其餘衆篇之小序子夏惟裁初句耳至也字而止葛覃后妃之本也鴻雁美

宣王也如此之類是也其下皆是大毛公自以詩中之意而繫其辭也後人見序下有注又曰東海衛宏所作事雖兩存未爲允當當是鄭玄於毛公傳下即得稱箋於毛公序末畧而爲注耳毛公作傳之日漢興已亡其六篇但據亡篇之小序惟有一句毛既不見詩體無由得措其辭也又高子是戰國時人在子夏之後當子夏之世祭皆有尸靈星之尸子夏無爲取引一句之下多是毛公非子夏明矣

丘光庭曰先儒言詩序并小序子夏所作或曰毛萇所作明曰非毛萇所作也何以知之按鄭風出其東門序云民人思保其室家經曰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毛傳曰願其室家得相樂也據此傳意與序不同自是又一取義也何者以有女如雲者皆男女相棄不能保其室家即縞衣綦巾是作詩者之妻也既不能保其妻乃思念之言願更得聊且與我爲樂也如此則與序合今毛以縞衣綦巾爲他人之女願爲室家

得與相樂此與序意相違故知序非毛作也此類實繁不可具舉或曰既非毛作毛爲傳之時何不解其序也答曰以序文明白無煩解也

歐陽修曰孟子去詩世近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序文意多同故後時異說爲詩害者嘗賴序文以爲證　又曰或問詩之序卜商作乎衛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則作者其誰乎應之曰書春秋皆有序而著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詩之序不著其姓氏安得而

知之乎雖然非子夏之作則可以知也曰何以知之

應之曰子夏親受學於孔子宜其得詩之大旨其言

風雅有變正而論關雎鵲巢繫之周公召公使子夏

而序詩不爲此言也自聖人沒六經多失其傳一家

之學分爲數家不勝其異說也當漢之初詩之說分

爲齊魯韓三家晚而毛氏之詩始出久之三家之學

皆廢而毛詩獨行以至於今不絶今齊魯之學沒不

復見而韓詩遺說往往見於他書至其經文亦不同

如逶迤郁夷之類是也然不見其終始亦莫知其是非自漢以來學者多矣其卒舍三家而從毛公者葢以其源流所自得聖人之㫖多歟今考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故吾於詩常以序爲證也至其時有小失隨而正之惟周南召南失者類多吾固已論之矣學者可以察焉

王安石曰詩序詩人所自製

蘇轍曰孔子之序書也舉其所爲作書之故其賛易

也發其可以推易之端未嘗詳言之也非不能詳以爲詳之則隘是以常舉其畧以待學者自推之故其言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夫惟不詳故學者有以推而自得之今毛詩之序何其詳之甚也世傳以爲出於子夏予竊疑之子夏嘗言詩於仲尼仲尼稱之故後世之爲詩者附之要之豈必子夏爲之其亦出於孔子或弟子之知詩者與然使誠出於孔氏也則不若是詳矣孔子刪詩而取三百十一

篇今其亡者六焉詩之序未嘗詳也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見矣雖欲詳之而無由其存者將以解之故從而附益之以自信其説是以其言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録也東漢儒林傳曰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於世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古説本如此故予存其一言而已曰是詩言是事也而盡去

其餘獨采其可者見於今傳其尤不可者皆明著其失以爲此孔氏之舊也

程子曰詩大序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蓋夫子慮後世之不知詩也故序關雎以示之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　安節問小序何人所作曰但看大序卽可見矣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

亦辨不得

王得臣曰詩序非出於子夏聖人删次風雅頌其曰美曰刺曰惡曰規曰誨曰誘曰懼之類蓋出於孔子非門弟子所能與也若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此一句孔子所題其下乃毛公發明之

晁說之曰說毛詩者謂其序子夏所作

蔡卞曰作序者不知自於何人然非深通於法言莫之能爲也或以爲子夏衛宏之所爲則疑其不能爲

也

葉夢得曰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爲此殊不然使宏鑿空爲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爲之則雖宏有餘矣且宏詩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爲之者有雜取諸書所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不可不論也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文全出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於禮

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逺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於境陳其師旅翺翔於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其文全出於左傳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吾所謂專取諸書所言也載馳之詩許穆夫人作也閔其

宗國顛覆矣又曰衛懿公爲狄人所滅緑衣之詩旣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之尸此葢衆說並傳衛氏得善辭美意併録而不忍棄之此吾所謂雜取諸書之說而重複互見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旣正朝廷旣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復繼之以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耉養老乞言此又吾所謂委曲婉轉附經而成其義也即三者而觀之

序果非宏之所作乎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黄初四年有共公逺君子近小人之説葢魏後於漢宏之詩序至此始行也

曹粹中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毛傳謂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其説如此而已而序云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且以退食爲節儉其説起於康成毛無此意也維鵲有巢維鳩居之毛傳謂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其説如此而已而序云德

如鳲鳩乃可以配焉君子偕老副笄六珈毛傳云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而序云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則與傳意先後顚倒矣序若出於毛亦安得自相違戾如此要知毛傳初行之時猶未有序也意毛公旣託之子夏其後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其師說至宏而遂著之後人又復增加殆非成於一人之手則或以爲子夏或以爲毛公或以爲衛宏其勢然也

晁公武曰詩序蕭統以爲卜子夏所作韓愈以三事疑其非至王介甫獨謂詩人所自製按韓詩序芣苢曰傷夫也漢廣曰悅人也序若詩人所自製毛詩猶韓詩不應不同若是況文意繁雜其不出一人之手甚明不知介甫何以言之殆臆論也

朱翼曰蘓子由解詩不用詩序今用其說尚解不行乃去而不用以自已意解之且如七月陳王業也故其詩陳農桑之事一一與序合若不用序不知一篇爲

何而作此猶易曉者其他詩未易曉者若不用序則更茫然矣

鄭樵曰衛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至數句者有雜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有委曲婉轉附經以成其義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於樂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貽王其文全出於金縢自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

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於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所謂取諸書之文有至數句者此也關雎之序既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意亦足矣又曰風風也風以動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又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載馳之詩既曰許穆公夫人閔其宗國顛覆而作又曰衛懿公爲狄所滅緜衣之詩既曰繹賔尸矣又曰靈星之尸此蓋衆説並傳衛氏得其美辭美意併録

而不忍棄之所謂雜取諸家之説而辭不堅決者也
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至治天下純被文王
之化而後繼之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
之詩先言國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以内睦九族外
尊黄耇養老乞言所謂委曲婉轉附經以成其義者
也
李樗曰詩皆有序獨關雎爲最詳先儒以謂關雎爲
大序葛覃以下爲小序而作序之人説者不同家語

云子夏習於詩而通於義王肅注云子夏所序詩今之毛詩是也沈重云按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未盡毛公更足成之韓退之作詩之序議則謂詩之序明作之所以云其辭不諱君上顯暴醜亂之迹帷箔之私不是六經之志若人云哉客夫詩序其漢之學者欲自顯立其傳因藉之子夏故其序大國詳小國畧斯可見矣王氏則以為世傳以為言其義者子夏也觀其文辭自秦漢

以來諸儒蓋莫能與於此然傳以爲子夏臣竊疑之詩上及於文王高宗成湯如江有汜之爲美媵那之爲祀成湯殷武之爲祀高宗方其作時無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況於子夏乎程說亦如王氏詩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是也不得此則每篇指趣何自而知焉大序則是仲尼所作其餘則未必然凡此諸家紛紜不一惟蘓黄門之說曰其文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者凡此

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録也東漢儒林傳曰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於世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大抵古說本如此此說深得之葢自漢以來爲詩解者有四家齊魯毛韓皆以傳授不同故其說不一也

黄穮曰書易春秋皆有序學者不疑而詩之大序學者疑之葢凡有序者必著其姓氏而詩也有其序而

不著其人或雜出於百家傳記而傅會之說終莫之統一是其所以滋後世之疑也家語云子夏習於詩而通其義王氏注云子夏所序詩今之毛詩是也沈重云按鄭氏詩譜意大序是子夏所作是說也韓文公辨之詳矣韓以爲漢之學者欲自顯立其傳因藉之子夏而東漢儒林傳亦云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至今傳於世近世如蘊𩔖濵亦本是說以爲其文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李迂仲以蘊之說爲

當且程王盡近世大儒也而又以爲非漢儒之所能爲竊以爲大序之文温厚純粹有繫辭氣象彼漢儒者疇能及此哉

程大昌曰謂詩序爲子夏者毛公鄭元蕭統輩也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三疑其爲漢儒附託者韓愈是也范蔚宗之傳衞宏曰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而鄭元作毛詩箋也其叙著傳授明審如此則今傳之序爲宏

所作何疑哉然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并無别然有可考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鄭元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合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元謂序出子夏失其傳矣至謂六詩發序兩語古嘗合編至毛公分冠者元之在漢葢親見也今六序兩語之下明

言有義亡辭知其爲秦火之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爲也毛公於詩第爲之傳不爲之序則其申釋先序時義非宏而孰爲之也以鄭元親見而證先秦故有之序以六序綴語而例三百五篇序語則古序宏序昭昭然白黒分矣

朱子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後漢儒林傳以爲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

又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爲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

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為注而直作經字不為疑辭而遂為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絶而毛說孤行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為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為因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為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會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為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

容或眞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旣頗采以附傳中而復併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又曰詩序自是兩三人作今但信詩不必信序　又曰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以爲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者亦疑之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

范處義曰詩有小序有大序小序一言國史記作詩者之本義也小序之下皆大序也亦國史之所述間

有聖人之遺言可考而知惟關雎爲一經之首併論三百篇之大旨猶易乾坤之文言故特詳焉世固以文言爲聖人之贊易而於詩序乃惑於傳記而疑之先儒有知其說者謂繫辭爲易大傳詩序爲詩大傳又謂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異哉唐人之議詩序也曰子夏不序詩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冓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又曰漢之學者欲顯其傳因藉之子夏且子

夏猶知不及漢去詩益遠何自而知之謂春秋所不道是不知聖人授經於丘明經所不欲言傳則明著其迹至謂諸侯猶世不敢以云此正爲史官懼天禍人刑者之見也至子夏猶云不敢則古之國史其賢矣乎昔者齊太史書崔氏之大惡兄弟幾盡而南史氏猶執簡以往是豈計死生禍福而廢棄其官守哉序雖不作於子夏議則踈矣文中子曰聖人述史有三焉述書帝王之制備述詩興衰之由顯述春秋邪

正之迹明信如其説聖人於春秋則修之旣因魯史之舊而明其邪正之迹於書則定之又各冠序於篇首而備帝王之制於詩則刪之苟不據序之所存亦何自而見其興衰之由而知其美刺之當否哉今觀春秋之褒貶與詩序相應者葢多有之如陳佗如衛州吁如鄭忽皆已爲君春秋書曰蔡人殺陳佗曰衛人殺州吁曰鄭忽出奔此書名之例而詩序亦曰陳佗不義曰衛州吁暴亂曰鄭人刺忽春秋或書爵詩

序亦曰凡伯曰芮伯春秋或書字詩序亦曰仍叔曰
行父春秋或書人詩序亦曰周人曰國人春秋或書
其君詩序亦曰刺其君春秋或書夫人詩序亦曰刺
衛夫人春秋或書大夫詩序亦曰刺周大夫此其大
畧也至如詩序書請命於周豈非春秋尊王命之意
歟書天子之使豈非春秋重王人之意歟書王道書
有德書以禮書守義書美書嘉書言書陳書喜書樂
書予書襃賞豈非春秋與善之意歟書失道書無德

書不義書無禮書刺書怨書惡書疾書傷書憂書懼書去之豈非春秋貶惡之意歟書思書閔書止書悔書絶書責書誓書救亂此春秋反正之意也書風書勸書戒書勉書誘書箴書規書誨書自警此春秋責備之意也如書周之君臣惟文武周公加以聖之一字餘皆不與焉如書賢者書君子書忠臣書孝子書仁人書善人書小人書讒賊書播惡書荒淫書大亂書大壞之類皆無曲筆宜為聖人之所取也大抵春

秋雖嚴而其辭深而婉詩序雖通而其辭直以著如春秋止書狄入衛不言滅也詩序則曰衛爲狄所滅春秋止書城楚丘不言封也詩序則曰齊桓公救而封之春秋不書曲沃伯爲晉侯詩序則曰美武公始并晉國春秋不書魯僖公修泮宮詩序則曰頌僖公能修泮宮葢春秋不與夷狄之滅國不許諸侯之專封以武公納寶賂而兼宗國雖請王命實以非義而要君以僖公因其舊而修學校雖爲美事亦爲國者

所當然是以不書於經詩序則並記其實聖人以春秋之嚴而立一王之法以詩之通而不忘人之善道並行而不相悖其斯之謂歟沈重謂鄭氏譜詩之意以大序爲子夏作以小序爲卜商意有未盡毛公足成之葢其說以關雎一序爲大序餘皆爲小序旣已考之不審矣梁昭明遂信之取關雎一序編之文選題以卜子夏後漢書乃曰衛宏從謝曼卿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㫖隋經籍志亦曰先儒相承謂毛

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所謂相承即鄭氏譜詩之意耳他非有根據今博考經籍惟孔子家語言子夏習於詩能通其義未嘗言作序也王肅注家語乃以爲今之詩序則所謂子夏者未可信矣子夏尚未必爲詩序則謂毛衛潤色者何足信也孰若求諸夫子之言以爲信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此夫子記周家之政也而與賚之序同緇衣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

記禮者稱子曰以實之葢以為夫子之言也而與都人士之序同孔叢子記夫子之讀詩曰於周南召南見周道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為君子也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君子之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所以造周也於

東山見周公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楚茨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菽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其言皆與今序同其義又左氏傳載高克帥師與清人之序同國語載正考父得商頌與那之序同至如大序言情動於中與治

世亂世亡國之音同於樂記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同於周官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同於金縢由是言之使詩序作於夫子之前則是爲夫子之所録作於夫子之後則是取諸夫子之遺言也庸可廢耶復有二說可明詩序其來也遠假樂之序曰嘉成王也經文初無嘉之一字而子思中庸左氏傳皆以假樂爲嘉樂豈嘗見今之詩序耶六月之序由庚之後繼以南有嘉魚崇丘之後繼以南山有臺

皆古詩之次第也今亡詩之篇次乃合由庚崇丘由儀爲一此秦火之後經生爲之也使六月之序果作於毛衛之徒則二人者皆生於秦火之後當如亡詩之次第矣且其詩既亡其次既亂毛衛之徒何由知古詩之次第爲六月之序哉學者舍經籍明據而不知信乃欲以無根相承之說爲六經之疵亦惑矣

葉適曰詩序隨文發明或紀本事或釋詩意皆在秦漢之前雖淺深不能盡當讀詩者以時考之以義斷

之惟是之從可也若盡去本序自爲之說失詩意愈遠矣

章如愚曰詩序之壞詩無異三傳之壞春秋然三傳之壞春秋而春秋存詩序之壞詩而詩亡三傳好爲巧說以壞春秋非不酷也然其三家之學自相彈射後儒又有啖趙之徒能以辨其非故世人頗知三傳之非春秋也是以春秋猶存乃若詩序之作既無學三家者以攻之又無先儒以言之俗學相傳以爲出

於子夏妄者又直以為聖人知求其義又只就序中
求之學者自兒童時讀詩即先讀序已入肌骨矣嗚
呼詩安得不亡乎春秋之教或不待聖人復生可以
行於後詩人之旨雖吾夫子復出不可與世人辨也
然則詩序之為害比之三傳其酷不愈甚乎且如二
南之詩謂之周南召南此葢古人採詩於周之南得
之則為周南採詩於召之南得之則為召南周召皆
周地也地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東南有召城古

以周召二公分土而治主東西方諸侯於地得其詩故以爲名二南之義葢出於此彼序詩者乃以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謬妄之甚也即以二南繫之二公則遂以其詩皆爲文王之詩見關雎葛覃婦人之詩則遂以他詩亦皆出之婦人文王一人在周南則以爲王者在召南則以爲諸侯太姒一人在周南則以爲后妃在召南則以爲夫人豈夫子正名之意乎以

二南之詩所言后妃夫人多無義理其間大可怪者如小星之詩云夙夜在公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夫肅肅宵征者遠行不息也夙夜在公者勤王之事也詩之此語多矣抱衾裯而夜行者皆不憚勞役之意豈非命之不均乎故曰實命不猶此無疑其爲使臣勤勞之詩也今其序乃曰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其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不知進御於君何用肅肅宵征夙夜在公爲哉又何用抱衾與裯

而往乎注云諸妾夜行抱衾與牀帳進御之次序疏
云雖君所有裯亦當抱衾裯而往學經不知理乃至
於此豈不貽有識者之笑汝墳曰旣見君子不我遐
棄殷其雷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皆其室家思見君
子之辭而勉之以正勸之以義吾未見其可也旣曰
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兔罝之武夫皆好德又安得
强暴之男侵陵正女而致行露之訟又安得有女懷
春而吉士誘之如野有死麕之辭謂文王太姒之化

只及婦人不及男子已非也況婦人果皆正絜則亦如漢上之女不可犯安有無感我帨無使尨吠之語序於此為說不行乃云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委曲諱護亦以勞矣予謂不然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而亦有刺詩不惟西周之詩而漢廣之遊女不可求國風無以異也何以辨之據何彼穠矣一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考春秋莊公元年書曰王姬歸於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

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說者必欲以爲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齊侯乃以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與書寧王同義此妄也據詩人明指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云東宮之妹邢侯之姨頌魯僖公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以容色之盛而無肅雝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襛矣棠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棠棣矣然汝王

姬之車何不肅雝乎是譏之也今其序反曰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變白爲黑於理安乎觀此一篇之義則二南之詩與夫三百五篇壞於詩序晻昧磨滅禮義殆盡矣夫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今人爲二南而反面牆可不哀哉或曰何彼穠矣之詩若是東周之詩何不列之於王黍離而列之於此乎曰爲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於召南所得之詩而列於東周此不可也或

又曰子辨詩序之非是矣借無詩序後世知詩爲何義且其序行之數百年彼豈無據而云曰聖人删詩不爲之序非不能爲之也正使學者深維其義而後可以自得詩人之義不若易春秋之微妙學者能深思之不待序而自明亦如春秋不待傳亦自得也不幸漢儒之陋一冠之以序詩始無傳焉且彼又烏有據哉不過多據左氏之說爾左氏亦自誣妄不足信以妄傳妄反可信乎其他無可據者又只於詩中求

之如見小星之實命不同則曰知其命有貴賤見何彼穠矣云曷不肅雝則云以成肅雝之德淺陋之見止如此他何所見乎嗚呼齊女文姜嫁於魯鳥獸之行終以弑夫滅國春秋屢書爲戒萬世彼則刺鄭忽云齊女賢而不娶齊桓公之霸正譏其無救衛之功惟書城楚丘以譏之彼則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國人思厚報之若此之類背理亂教爲甚世人乃酷信之詩烏得而不亡乎然此無他學者不深於春秋

故詩義無自而見詩序無由知謬也

黄震曰雪山王質夾漈鄭樵始皆去序言詩與諸家之説不同晦菴先生因鄭公之説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説頗驚俗雖東萊不能無疑焉夫詩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昔相傳之説别求其説於茫冥之中誠難事矣

馬端臨曰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為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今文析而

二之而備論其得失而於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藉令其深得經意亦不過能發明其所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於書矣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故讀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則文王受命作周之語贅矣讀清廟者深味於穆清廟之一章則祀文王之

語贅矣葢作者之意已明則序者之辭可畧而敷衍附會之間一語稍煩則祇見其贅疣而已至於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葢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叙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葢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叙作之之意者而叙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茍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文公深詆之且於桑中溱洧諸篇辨

析尤至以爲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爲彼人之辭以蹈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葢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説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舍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度難信之序説乎其説固善矣然愚以爲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芣苢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嘆

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掇者爲何事而慨嘆者爲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知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删

之乎鴇羽陟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嘆行役之勞苦叙饑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頼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正雅矣卽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乎蓋嘗論之均一

勞苦之詞也出於叙情閔勞者之口則為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為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删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録也均一愛戴之辭也出於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删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録也夫芣苢黍離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揚之水之反辭以諷四牡采薇之辭同變風文公胡不翫索詩辭别自為說而卒如序者之舊說求作詩之意於詩辭之外矣何獨於

鄭衛諸篇而必以爲奔者所自作而使聖經爲録淫
辭之具乎且夫子嘗删詩矣其所取於關雎者謂其
樂而不淫耳則夫詩之可删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
公詩傳考之則指以爲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
叙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方
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爲刺淫而文
公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如静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
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擇兮狡童褰裳

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爲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煩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删何等一篇也或曰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葢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愚以爲未然夫春秋史也詩文詞也史所以紀事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固不

容存禹湯而廢桀紂録文武而棄幽厲也至於文辭
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爲削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
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説是也或又曰文公又
嘗云此等之人安於爲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
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
知其如此亦復畏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
心耶愚又以爲不然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而况淫
泆之行所謂不可對人言者市井小人至不才也今

有與之語者能道其宣淫之狀指其行淫之地則未有不面頸發赤且慙且諱者未聞其揚言於人曰我能奸我善淫也且夫人之為惡也禁之使不得為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為此鋪張揄揚之中所以為閔惜懲創之至也或曰序者之序詩與文公之釋詩俱非得於作詩之人親傳面命也序求詩意於辭之外文公求詩意於辭之中而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茍同序說而妄擬先儒也葢嘗以孔子

孟子之所以說詩者讀詩而後知序說之不謬而文
公之說多可疑也孔子之說曰誦詩三百一言以蔽
之曰思無邪孟子之說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
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夫經非所以誨邪也而
戒其無邪辭所以達意也而戒其害意何也詩發乎
情者也而情之所發其辭不能無過故其於男女夫
婦之間多憂思感傷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間不能無
怨懟激發之辭十五國風爲詩百五十有七篇而其

爲婦人而作者男女相悅之辭幾及其半雖以二南之詩如關雎桃夭諸篇爲正風之首然其所反復咏歎者不過情慾燕私之事耳漢儒嘗以關雎爲刺詩矣此皆昧於無邪之訓而以辭害意之過也而況邶鄘之末流乎故其怨曠之悲遇合之喜雖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辭哀習其詩而不知其旨易以動盪人之邪情泆志而況以鋪張揄揚之辭而序淫泆流蕩之行乎然詩人之意則非以爲是而勸之

也蓋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慮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鄭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言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知刺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刪者其詩決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或又曰文公嘗言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

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葢深絶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今乃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賔客乎愚又以爲未然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

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然愚之所論不過求其文意之指歸而知其得於性情之正耳至於被之絃歌合之音樂則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緜文王

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葢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强通也則烏知鄭衛諸詩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太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

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或曰序者之辭固有鄙淺附會居然可見者先儒疵議之非一人矣而子信之何邪曰愚之所謂不可廢者謂詩之所不言而賴序以明者耳至詩之所巳言則序語雖工不讀可

也況其鄙淺附會者乎蓋作序之人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然鄭氏謂毛公始以置諸詩之首則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其去作詩之時蓋未甚遠也千載而下學者所當遵守體認以求詩人之意而得其庶幾固不宜因其一語之贅疣片辭之淺陋而欲一切廢之鑿空探索而爲之訓釋也夫關雎韓詩以爲衰周之刺詩賓之初筵韓詩以爲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皆與毛序反者也而韓

詩說關雎則違夫子不淫不傷之訓是決不可從者

也初筵之詩夫子未有論說也則詆毛而從韓夫一

韓詩也初筵之序可信而關雎之序獨不可信乎邶

柏舟毛序以爲仁人不遇而作文公以爲婦人之作

而引列女傳爲證非臆說矣然列女傳出於劉向向

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愠于羣

小之語而繼之曰小人成羣亦足愠也則正毛序之

意矣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

不可信乎此吾所以疑文公惡序之意太過而引援指摘似爲未當此類是也夫本之以孔孟說詩之旨參之以詩中諸序之例而後究極夫古今詩人所以諷咏之意則詩序之不可廢也審矣愚豈好爲異論哉又曰昔夫子之言曰述而不作又曰葢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多聞闕疑異時嘗舉史闕文之語而歎世道之不古存夏五郭公之書而不欲遽正前史之缺誤然則聖人之意葢可見矣葢詩之

見録者必其序說之明白而旨意之可考者也其軼而不傳者必其序說之無傳旨意之難考而不欲臆說者也或曰今三百五篇之序世以為衛宏毛公所作耳如子所言則已出於夫子之前乎曰其說雖自毛衛諸公而傳其意旨則自有此詩而已有之矣鴟鴞之序見於尚書碩人載馳清人之序見於左傳所紀皆與作詩者同時非後人之臆說也若序說之意不出於當時作詩者之口則鴟鴞諸章初不言成王

疑周公之意淸人終章亦不見鄭伯惡高克之迹後人讀之當不能曉其爲何語矣葢嘗妄爲之說曰作詩之人可考其意可尋則夫子録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考其意不可尋則夫子刪之殆多聞闕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雖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芣苢鶴鳴蒹葭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録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於

其可知者雖詞意流泆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删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録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何則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歐陽公詩譜補亡後序曰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脱之

經倀倀然於去聖千百年之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論果有能哉此說得之

吳澂曰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詩序不知始於何人後儒從而增益之鄭氏謂序自爲一編毛公分以置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爲一編也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旨者學者猶可考見及其分以置諸篇之首也則未讀經文先讀詩序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而作於是讀者

必索詩於序之中而誰復敢索詩於序之外者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去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一洗千載之謬㵾嘗因是舍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爲之强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説而義愈晦是則序之有害於詩爲多而朱子之有功於詩爲甚大也

蔣悌生曰書小序與詩小序雖皆昔人序作者之意然二序關於後學功效大不侔書序可無詩序不可

無難一槩論也葢書者當時紀載之書其本文史臣已序作者之意如五子之歌太甲說命等篇史臣既序其作者之由篇中更端處史氏又以語貫之已極詳明雖小序不作後世讀者依文求義自能通之無所賴於小序之復出也若詩之作或歌咏性情或鋪陳政事或稱頌功德又多比興之辭故其所作之由與其所指之實多不具於詩文之中而皆含於言詩之外茍無小序以識其所由則後之讀者貿貿然又

孰知其爲何等之言而述何人何時之何事哉然則
詩序之有功於後學固不可與書序並論也先儒謂
詩序孔子所作又以爲子夏所作雖不可盡信然夫
子刪詩既定子夏以文學名平日師弟子問辨之頃
豈無一言及此以詔後世但戰國之末遭秦焚坑漢
初鹵莽百餘年間正經尚錯亂磨滅不得其全況序
文乎意者孔子子夏亦必有作但失其傳及漢興文
教之後多出於漢儒附會補緝耳惟其或有出於漢

儒之手及朱子作詩集傳見其穿鑿紕謬恐其有誤後學故力排之以爲不足信然排之恐有太過使其中有可存録者亦爲謬陋者所累而類入於排斥之例則其間或有聖賢之言而受漢儒之誣誠爲未安愚自幼讀書詩頗有惑於此今細推之誠有若可疑者非曰敢僭議朱傳之得失恐後學遂輕小序而忽易之亦非所宜故不得不詳辨於左以俟後之君子正焉　又曰論者謂詩大序非聖人不能作今細玩

之議論推原各有斟酌無可議者惟國史二字尚在
擬議其餘全篇絶似聖人之言又案古者史掌書矇
誦詩朱傳據此以明國史二字之失固爲允當然細
推之史掌文書則凡文書皆當屬史氏所掌意者采
詩之時皆總諸國史條其篇類明其義理然後轉授
瞽矇使誦於王之左右不然則矇乃無目之人若非
他人相而詔之又何從知其條類義理而誦之邪
崔銑曰去序而言詩背左氏而言春秋必荒謬矣葢

道可以智窮事必以實著況千載之下乎大序淵粹非卜子夏不能作未可詆之為誣也

方鵬曰詩大序皆格言也非聖人之徒不能作也小序時或有誤然去古未遠得詩人肯綮者實多固不可以盡廢之也

孫宜曰詩者孔子授之子夏序之述作詩之由咸歸之其人是不可廢者也

盧格曰程子謂詩大序是仲尼作今讀其文包含該

貫涵泳從容興觀羣怨兼而有之實三百篇之綱領葢非孔子不能作也朱子只因國史一句遂斷其非然詩掌之國史播之學官未必非也學者因之廢而不讀何哉

楊慎曰去序言詩自朱文公始文公因呂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說葢矯枉過正非平心折衷之論也

李舜臣曰詩序其始一言而已餘葢後人所述不應作者自爲釋也

薛應旂曰季子觀周樂爲之歌衛鄭皆曰美哉且謂康叔武公之德如是鄭雖譏其細亦不及於淫也及春秋列國大夫會盟多賦鄭衛詩以見志使皆淫辭豈肯引以自況夫子雖謂鄭聲淫亦未必淫奔之淫說者據此遂以風雨雞鳴丘中有麻木瓜采葛扶蘓子衿之類悉改序說恐非夫子删述本旨序說固未必盡是然漢時去春秋尚近經師傳授猶有影響至宋則愈遠矣此皆未敢盡信者也

許孚遠曰詩三百而約之以一言曰思無邪必此三百篇皆本於無邪之思皆出於性情之正故可興可觀可羣可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有益於人倫有裨於風化不可不學也史記蓋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

可得而述由是觀之孔子删定詩篇皆可施於禮樂合於韶武雅頌之音其必無邪思可知也若朱註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彼惡者既思邪矣讀詩者即有意於懲創安得遽謂之無邪思耶且以思無邪一言而屬望讀詩之人又安可謂此足蔽三百篇義也孔子告顔淵爲邦曰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樂記之言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

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鄭衛之音孔子固惡之然而其國君臣之間代有仁賢詩之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自在孔子删其邪僻録其醇雅列於國風所謂淫與慢者不存矣朱子主淫慢之說於二國風中但辭有不純者卽釋爲淫奔爲男女私相贈答及考毛詩小序不然小序傳自漢初中間雖有附會增益未盡無據也如鄭風之將仲子小序以爲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

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亂大謀焉有女
同車小序謂鄭公子忽辭昏於齊祭仲諫之而作褰
裳小序以爲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風雨
小序以爲亂世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青衿小序以爲
刺學校之廢弛今以詩義求之似皆可信而朱注槩
目爲淫慢何與又考左傳春秋諸賢每賦詩相贈答
韓宣子嘗賦木瓜答北宮文子矣子展賦將仲子諷
晉侯矣子蟜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

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餞韓宣子矣當時諸卿各賦詩見志義有取爾也肯取於淫慢之辭耶沈鯉曰古人之書有出於千百載之上而泯無可據之迹者欲從而訂其是非明其疑信則安所取衷哉曰信之以理而已矣前乎此者有賢者之所見與之同焉則其說可信也後乎此者有賢者之所述與之同焉則其說可信也君子之聽訟於人也非家至而人覲之也而以吾心之見懸斷於茫昧不可知之鄉

辛之而爲直爲曲且判然如蒼素之在目矣彼載籍之無據孰與夫人心之難測乎故曰信於理而已矣秦漢而後六經雜出於煨燼之餘其錯亂逸失啟人之疑而不能决者何啻毛詩也耶然書之渾厚易之精微春秋之屬辭比事非聖人不能作雖無據曷疑而二戴之禮辭多繁複或足以漢儒之附會雖有據吾不能無疑也執此義以折是非雖羣籍可知也獨一毛詩哉蓋詩之有序如今之辭賦先以名篇而後

有其作未有其作傳而其序不與之俱傳者然則毛詩之序當亦並傳無疑而或云子夏或云衛宏之作者皆非也方詩之未出也在左氏說春秋往往引詩如柏舟清人等篇雅與序合則前乎此者信之以左氏可也其後有齊魯毛韓四家詩又其後三家廢而毛詩獨存當其時碩儒名彥具博古通經之識者豈其乏人而未聞有訾且議之者謂非人心之公是乎則後乎此者信之以當世之傳誦可也而奚其疑哉

郝敬曰詩序相傳子夏與毛公合作今按各序首一句爲各詩根柢下文皆申明首句之意故先儒謂首序作自子夏餘皆毛公增補今觀首序簡當精約葢古人有詩即有題或國史標注或掌故記識曾經聖人刪正決非苟作而毛公發明微顯詳畧曲盡爲千餘年詩家領袖至宋儒師心薄古一槩詆爲妄作祗據詩中文字斷以已意創爲新說今因之予未敢信其爲然也

沈堯中曰詩序每篇首句當采詩時蓋已有之豈惟後之不能即孔子亦安能臆而序之其下演文乃出後世講師之口或得或失不可盡信又如六亡詩止有首句則以後儒不見詩辭故不能演朱子乃以演文之故而并斥首句不已甚乎且詩有四家而毛獨傳以其有此序也蘓子由僅存首句乃爲得之若總序一篇相傳出於子夏玩其辭意自志之所至至莫近乎詩非大賢不能道六義以下似亦演文況所謂

變風變雅尤無所指又以小雅大雅謂之政有大小先儒皆不以爲然愚謂此皆漢儒之言而非子夏之言也

胡紹曾曰詩序之作終難的指而傳據之久則不可誣況魯詩亡於晉齊詩亡於魏韓詩亡於五季僅存者外傳耳故世獨稱毛詩説詩而廢小序此亦越裳歸周却周公之車者矣

顧炎武曰詩之世次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

正且如褒姒威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菽十詩皆爲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於前渭陽秦康公爲太子時作也而次於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於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謂

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漢興之初經師移其第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為武而其三為賚其次為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為采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矣

按詩之有序不特毛傳為然說韓詩曾詩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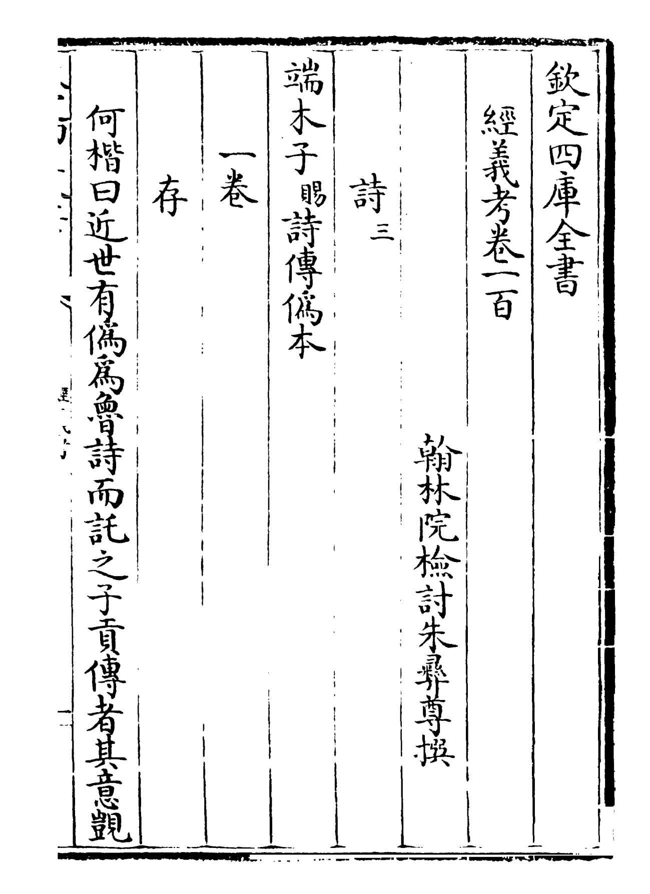
亦莫不有序如關雎刺時也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蝃蝀刺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雞鳴讒人也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賔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此韓詩之序也楚元王受詩於浮丘伯劉向元王之孫實爲魯詩其所撰新序以二子乘舟爲伋之傅母作黍離爲壽閔其兄作列女傳以芣苢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南大

夫妻作行露爲申人女作邶柏舟爲衛宣夫人作燕燕爲定姜送婦作式微爲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大車爲息夫人作此皆本於魯詩之序也齊詩雖亡度當日經師亦必有序惟毛詩之序本乎子夏子夏習詩而明其義又能推原國史明乎得失之故試稽之尚書儀禮左氏内外傳孟子其説無不合毛詩出學者舍齊魯韓三家而從之以其有子夏

之序不同乎三家也惟其序作於子夏子夏授詩於高行子此緜衣序有高子之言又子夏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此維天之命注有孟仲子之言皆以補師說之所未及毛公因而存之不廢若夫南陔六詩有其義而亡其辭則出自毛公足成之所謂有其義者據子夏之序也而論者多謂序作於衛宏夫毛詩雖後出亦在漢武時詩必有序而後

可授受韓魯皆有序毛詩豈獨無序直至東漢之世俟宏之序以爲序乎　又按蔡邕書石經悉本魯詩今獨斷所載周頌三十一章其序與毛詩雖繁簡微有不同而其義則一意者魯詩毛詩風之序有別而頌則同耶

經義考卷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一百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詩三

端木子賜詩傳僞本

一卷

存

何楷曰近世有僞爲魯詩而託之子貢傳者其意覬

與毛傳並行然掇拾淺陋有識哂焉

按子貢詩傳自漢迄宋志藝文者不著於録嘉靖中忽出於鄞人豐道生之家取子夏所序三百十一篇悉紊其次以鶴鳴先鹿鳴於是四始亂矣何彼穠矣南也而入之風黄鳥我行其野無將大車采菽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黄雅也而入之風小弁抑大雅也而入之小雅定之方中風也而入之頌於是六

義亂矣至於列國之風移易錯雜雅頌亦然又刪去笙詩六篇之目而且更野有死麕曰野麕簡兮曰東兮東門之墠曰唐棣還曰營盧令令曰盧遵大路曰大路大叔于田曰太叔山有扶蘇曰扶胥出其東門曰東門兔爰曰有兔菁菁者莪曰菁莪皇皇者華曰煌華圻父曰圻招大東曰小東信南山曰南山此亦有何關係曾是子貢之傳必求異於子夏

所序之詩乎尤可怪者邶鄘衛詩雖分爲三
然延州來季子觀樂曰我聞康叔武公之德
如是是其衛風乎則同爲衛詩矣而乃以邶
爲管叔時詩鄘爲霍叔時詩又以小雅爲小
正大雅爲大正中庸子思所作而子貢反襲
其言竊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修身則道立
以下十句以説小正竊大學心正而身修四
句以傳關雎陋矣哉本欲伸巳之詖辭邪説

而厚誣先賢可謂妄人也已矣無稽之言君子弗信乃烏程凌濛初取子貢詩傳與子夏詩序合刻之目曰聖門傳詩嫡冢眞堪失笑近蕭山毛大可作詩傳詩說駁義力辨其誣可謂助我張目者也

漢楚王交詩傳

佚

漢書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少時嘗與曾

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
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
業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
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
王應麟曰劉向列女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
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汝墳謂周南大夫妻作行露
謂申女作式微一篇謂二人之作碩人之詩謂莊姜
始至操作哀情傅母作之新序謂衛宣公子伋方乘

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壽閔其兄兄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

封事引飴我釐麰說苑引蔽芾甘棠傳曰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鳲鳩在桑傳曰鳲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向乃元王之孫所著葢魯詩也

劉㳂曰楚元王高祖同父兄弟也秦漢間急攻戰燔墳籍一家之内仲則力田治生産矣季則好酒及色

嫚駡儒生矣交何所見而早毅然學古獨與穆生白
生申公輩游同受詩於浮丘伯豈非豪傑之士無待
而興者哉然則交固漢儒林之首也

詩經魯齊韓三家
漢志二十八卷
佚
應劭曰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
隋經籍志漢初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訓詁是

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

傳詩是爲韓詩終於後漢三家並立齊詩魏代已亡

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

王應麟曰白虎通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

之相鼠妻諫夫之詩也其齊魯韓之說與

朱倬曰魯詩起於申公而盛於韋賢齊詩始於轅固

而盛於匡衡韓詩始於韓嬰而盛於王吉

彭俊民曰申公得詩之約者也轅固得詩之直者也

以約窮理而以直行已觀其言以察其所行信有異於毛公韓嬰之所聞也

陸釴曰三家之詩至唐已失其傳雖有存焉者謬矣

按魯詩源於浮丘伯齊詩源於轅固生然如定之方中注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正義鄭志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又維天之命註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趙岐云孟

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從學於孟子者則魯之
說詩者不始於浮丘伯也絲衣序高子曰靈
星之尸也趙岐注孟子以爲齊人則齊之說
詩者不始於轅固生也

申公培魯故

漢志二十五卷

佚

漢書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

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　又曰申公魯人少從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於魯南宮武帝初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至時已八十餘以爲大中大夫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孔安國周霸夏寛碭魯賜蘭陵繆生徐偃鄒人闕門慶忌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

教授韋賢治詩至丞相子元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由是魯詩有韋氏學王式翁思事免中徐公及許生爲昌邑王師山陽張長安幼君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皆爲博士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爲諫大夫其門人琅琊王扶陳留許晏由是張家有許氏學

陸德明曰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號曰魯詩弟子爲博士者

十餘人郎中令王臧御史大夫趙綰臨淮太守孔安國膠西内史周霸城陽内史夏寛東海太守魯賜長沙内史繆生膠西中尉徐偃膠東内史闕門慶忌皆申公弟子也

詩說僞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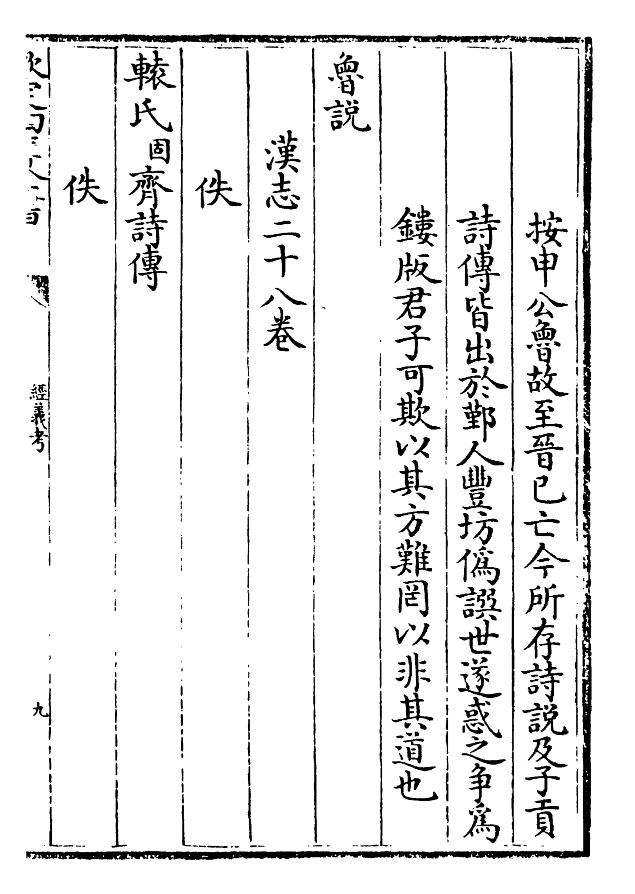
一卷

存

陳弘緒跋曰詩說一卷漢魯人申培著取豳風鴟鴞

諸篇與魯頌綴於周南召南之後取曹檜列於鄭齊之前取豳風七月置之小雅而以秦風殿於十五國於大小雅曰大小正於變雅曰小正續曰大正續有周頌商頌無魯頌其說多與韓毛牴牾按隋經籍志云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訓詁是為魯詩魯詩亡於西晉此本不知傳自何人疑為後代僞筆或曰宋董逌謂班固言魯詩最近今徒於他書時得之是則申公之詩雖亡猶散見雜出於羣帙後人

輯録而稍補足之未可知是亦一說也魯之不應有頌朱子固嘗致疑近高邑趙公南星曰關雎文王之詩猶稱風焉以其末爲天子也周自東遷後且降而爲風矣魯安得有頌毅然降魯頌於國風學士大夫聞而共爲駭愕不知實本申公之說也然風雅頌之體不同譬如黔晳之不容混駉與駜置之邶鄘衛諸篇尚相彷彿泮水閟宫國風安得有此體耶是不可以不辨



按申公魯詩故至晉已亡今所存詩說及子貢詩傳皆出於鄞人豐坊僞譔世遂惑之爭爲鏤版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也

魯說

漢志二十八卷

佚

轅氏固齊詩傳

佚

漢紀齊人轅固生爲景帝博士作詩外内傳

陸德明曰齊人轅固生作詩傳號齊詩

后氏蒼齊故

漢志二十卷

佚

漢書轅固齊人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諸齊以詩顯貴者皆固之弟子也夏侯始昌最明傳后蒼蒼字近君東海郯人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

匡衡衡授瑯琊師丹伏理斿君潁川滿昌君都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

齊詩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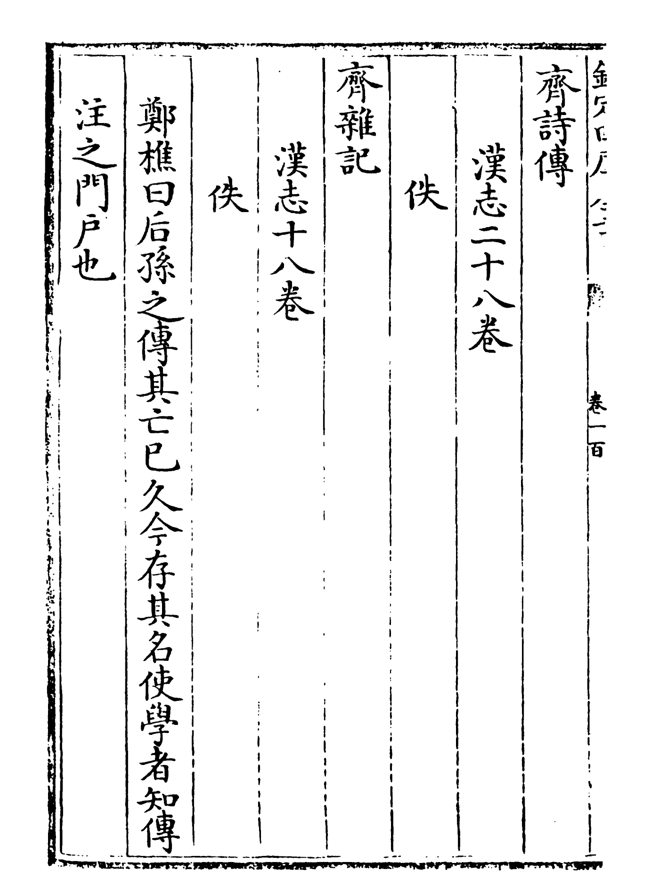
漢志三十九卷

佚

孫氏 失名齊故

漢志二十七卷

佚



齊詩傳

漢志二十八卷

佚

齊雜記

漢志十八卷

佚

鄭樵曰后孫之傳其亡已久今存其名使學者知傳注之門户也

韓氏嬰韓故

漢志三十六卷新唐書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

詩内傳

漢志四卷

佚

詩外傳

漢志六卷隋唐志十卷

存

韓詩說

漢志四十一卷

佚

漢書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内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河内趙子事生授同郡蔡誼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食生授泰山栗豐栗豐授山陽張就吉授淄川長孫順順授東海髮福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

之學

歐陽修曰韓嬰之書至唐猶在今其存者十篇而已漢志嬰書五十篇今但存其外傳非嬰傳詩之詳者而其遺說時見於他書與毛之議絶異而人亦不信去聖既遠誦習各殊至於考風雅之正變以知王政之興衰其善惡美刺不可不察焉

劉安世曰嘗記少年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正大夫刺幽王也首云雨無其極傷我稼穡浩浩昊天不

駁其德詩中云正大夫離居豈非序所謂正大夫乎范處義曰雨無正韓氏作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竊謂韓詩世罕有之未必其真或後人見詩中有正大夫離居之語故加二句且牽合以爲正大夫刺幽王似不可信　又曰史克作頌見之詩序韓氏乃曰奚斯作魯頌而班固西都賦序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皆云奚斯頌魯楊雄法言亦曰正考父嘗晞尹吉甫公子奚斯嘗晞

正考父意謂尹吉甫頌周正考父奚斯效之殊不考是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是奚斯作新廟非作魯頌也韓氏之傳授妄矣

晁公武曰漢志十篇內傳四外傳六隋止存外傳析十篇其及於經蓋寡而其遺說往往見於他書如逶迤郁夷之類其義與毛詩不同此稱外傳雖非解經之深者然文辭清婉有先秦風

洪邁曰漢藝文志有韓家詩經韓故內傳外傳韓說

五書今惟存外傳十卷慶歴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於杭

陳振孫曰外傳多於舊葢多雜說不專解詩不知果當時本書否也

王應麟曰韓詩序云黍離伯封作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其韓詩之說與　又曰申毛之詩皆出於荀卿子而韓詩外傳多引荀書

又曰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葢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爲正

薛應旂曰韓嬰外傳雖未盡能以意逆志而變動不居猶有古之遺焉

王世貞曰韓詩外傳雜記夫子之緒言與諸春秋戰國之說大抵引詩以證事而非引事以明詩故多浮泛不切牽合可笑之語葢馳騁勝而說詩之旨微矣

董斯張曰世所傳韓詩外傳亦非全書文選李善注引外傳文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又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臯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雞之卵藝文類聚引外傳文云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者陰極之數雪花曰霙雪雲曰同雲又曰自上而下曰雨雪又曰溱與洧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不祥也太平御覽引外傳文云精

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膏歸於露髮歸於草佛典引外傳文云老筐爲雀老蒲爲葦今本皆無之

按韓詩惟外傳僅存若白虎通所引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又曰師臣者帝交友受臣者王臣臣者霸魯臣者亡又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乃歸即位又曰孔子爲魯司寇先誅少正卯風俗通所引舜漁雷澤三禮義宗所引曰天子奉

玉升柴周禮注所引曰珮玉上有葱衡下有
雙璜大戴禮注所引鶺鴒胎生孔子渡江見
而異之禮記注所引曰鑾在衡和在軾初學
記所引曰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
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
者巳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沉閉門不
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
沉不可以湎杜佑通典所引曰禘取毀廟之

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祫則羣廟之主悉升於太祖廟凡此皆内傳之文也

毛氏亨詩故訓傳

漢志三十卷 闕 釋文序録二十卷

佚

鄭康成曰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

徐整曰子夏授詩於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

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

陸德明曰子夏授曾申曾申授李克李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孫卿孫卿傳毛亨亨授毛萇

孔頴達曰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故石經書公羊傳並無經文毛亨爲故訓亦與經別至馬融注周禮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焉

魏了翁曰大毛公學於荀卿

王應麟曰徐整謂子夏授高行子卽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趙岐云高子齊人　又曰陸璣以曾申爲申公誤

按大毛公詩故訓傳二十卷崇文總目載之則宋初猶存也

毛氏萇詩傳

漢志二十九卷　唐志十卷

存

漢書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

又曰毛公趙人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

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言毛詩者本之敖

陸德明曰敖授九江陳俠俠傳謝曼卿

孔頴達曰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

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

李清臣曰釋詩者莫若毛鄭毛之說簡而深此河間

獻王所以髙其學也

歐陽修曰毛公當漢初興去詩猶近後二百年而鄭氏出使其說有可據而推理爲得從之可矣若其說無據而推理不然又以似是之疑爲必然之論則吾不得不舍鄭而從毛也

葉夢得曰漢武帝時毛詩始出自以源流出於子夏時齊魯韓三家皆立於學官獨毛氏不得立惟河間獻王好古博見異書深知其精中興後謝曼卿衛宏

賈逵馬融鄭衆鄭康成之徒皆宗毛公學者翕然稱之今觀其書所釋鴟鴞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皇矣黄鳥與左氏合而序由庚六篇與儀禮合當毛公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公之説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漢興三家盛行毛最後出世人未知毛公之密其説多從齊魯韓迨至魏晉有左氏孟子國語諸書證之然後學者舍三家而從

毛氏故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從韓氏之說則二南商頌皆非治世之音從毛氏之說則禮記左氏無往而不合此所以毛詩獨存於世也

鄭畊老曰毛詩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

李樗曰毛詩所傳非成於一人之手如魚麗之詩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既以爲文武之詩矣而常棣之詩又曰宴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

故作常棣焉此又成王之詩也非一人所作甚明

范處義曰昔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事惟其實理求其是獨立詩毛氏春秋左氏博士其去取諸家可謂審矣漢初傳詩者齊魯韓三家毛最晚出毛傳既行三氏俱廢先儒謂毛氏詩出於子夏淵源有自得聖人之宗旨斷可識矣

呂祖謙曰魯齊韓毛師讀異義亦不同以齊魯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適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

首三家者乃以爲刺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得其眞也

王柏曰陸璣雖撰毛公相傳之序上接子夏而與釋文無一人合其僞可知

陸釴曰毛傳行而三家廢君子既已惜之集傳出而毛氏之學寖微又奚爲莫之慨也

郝敬曰子貢子夏之後善言詩者莫如孟子孟子之後知其解者莫如毛公

呂氏叔玉詩說

佚

按呂氏於詩不知主何家之說杜子春注周官引之其說曰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頗見新義惜乎其不傳

伏氏黯齊詩章句解說

九篇

佚

後漢書黯字稚文瑯琊東武人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説九篇位至光祿勳

薛氏（漢）韓詩章句

隋志二十二卷

佚

後漢書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尤善説灾異讖緯教授常數百人

建武初爲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爲長永平中爲千乘太守弟子犍爲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王應麟曰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馮衍傳注引薛夫子韓詩章句卽漢也

韋氏賢魯詩章句

佚

按魯詩有韋氏學而章句不載於漢志考執

金吾武榮碑云治魯詩經韋君章句則當時

韋氏父子亦有章句授弟子矣

經義考卷一百